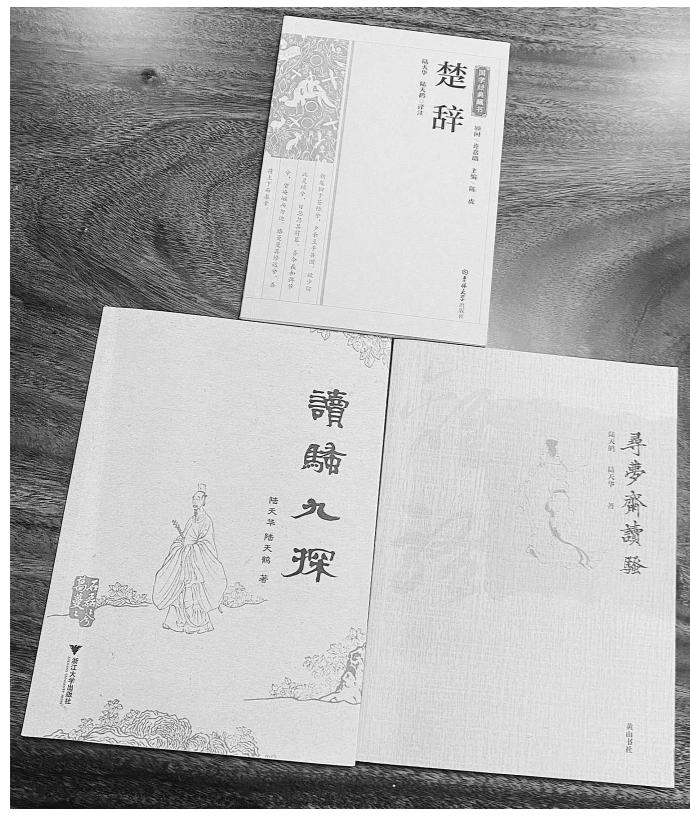


# 两人，一生，三本书

嘉兴有研究《楚辞》和屈原的“民间高手”



陆天华兄弟俩的三本著作。

■林周良

端午节就自然想起了屈原，屈原是中华民族的诗魂，于是又想到了一个让我敬佩不已的《楚辞》研究者陆天华老师。

陆天华老师年近九十岁了，他原是嘉兴海盐县澉浦中学老师，1996年退休。碰面的缘起是，海盐县名人文化研究会的朱逸平老师给我讲起一事，2020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

生导师、副校长黄凤显先生到海盐参加一个小型的活动，其间要拜访生活在海盐的《楚辞》专家陆天华，请主办方引见。

主办方一脸错愕，作为海盐文化圈内的人，面上的人彼此熟悉，居然不知道海盐有个《楚辞》研究专家，且在业界有如此高的学术地位。

我大学里读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古典文学的老师有水平，也就引导我们喜欢上《楚

辞》，时不时地读一下《楚辞》。我很是纳闷，这么多年没听说过陆老师与他所从事的研究。好在，在好友的引荐下，得以与陆老师相见。

第一眼看到陆老师，与想象中的形象出入很大，既没有戴着度数很高的近视眼镜，也没有佝偻着腰，一米八十多的高个子仍然挺拔，有点羞涩的笑给人很是亲切。

交谈是随意的，我们好奇他的过往，陆老师就极简练地讲述了他的过往。陆老师家住澉浦城里南小街，父亲从小到上海日新昌布店做学徒，手脚利索见乖巧，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所以做到管家的职位，因而陆老师在上海读书，1956年6月他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毕业。

暑假他回澉浦老家，闲来无事便到澉浦小学去打乒乓球。学校正准备筹办初中，但苦于缺乏教师，筹办初中的负责人知道了他读的学校及他的美术、书法功底，就极力撺掇他来教初中，他欣然接受邀请。陆老师在澉浦中学教了好几门课，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也许这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段。小他两岁的弟弟陆天鹤在嘉兴师范读书。兄弟俩喜欢诗词，嗜书如命，与世无争。

1957年，陆天华老师被下放到父亲出生地的队里监督劳动。一个20岁之前在上海学习、生活的小伙子突然要去干最苦最累的农活是何等痛苦，但最痛苦的是家中的藏书不是

被烧掉了，就是遗失了。1967年，有人归还了一本书《楚辞选编》，书的扉页处盖着“寻梦斋”的藏书章，兄弟俩确认这是他们家的书。失而复得的欣喜之余，他们冥冥之中觉得，原先买了这么冷僻的书，是埋下了研究《楚辞》的种子。

“这翻译（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是在脑子里进行的，我在田间劳动的时候，肩压重担在陌上来回走的时候，都可以进行这项无形的笔耕；只是有时候有人跟我说话我没听见，答非所问，人家便说有点木头木脑，这也合乎常情。而同一天里，同样这几句原文，也在另一个脑子里被咀嚼。学校停课，弟弟可以缩在会场的一个角落，有机会更可以躲到僻静无人之处，面前摊一份报纸，把那几句话在心里琢磨个透。”这段话写在陆天鹤、陆天华两人合著的《寻梦斋读骚》一书的代序《弟兄共同治骚》中。

屈原与《楚辞》已经成了兄弟俩生命的一部分。

彼时，繁重的体力劳动让陆天华老师在睡梦中听到蟋蟀叫就以为出工的哨子响了，资料的极度匮乏，左脚板在脚踏打稻机上受到了严重的击伤而长期肿胀等，都没有阻止他研究《楚辞》的步伐。陆氏兄弟进行着“信”“达”“雅”的《楚辞》译注工作，他们的执着也真正应验了“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的道理。

可惜的是，1985年桃李花开的季节里，弟弟陆天鹤却与

落花流水一同去了，母亲也随之走了，接连的打击几乎让他再无研究《楚辞》的兴趣与决心。好在后来结婚生子让他重新打开尘封已久的书籍，继续中断的《楚辞》探究工作。

从1993开始，陆天华老师陆续在《云梦学刊》上发表《一首赞美子女神的歌——〈九歌·少司命〉之我见》等系列“之我见”的论作，引起学界关注。2015年12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读骚九探》，作者署名是陆天华、陆天鹤。

“一个结论是要经受千年万代读者检验的”，正因为恪守了这样的译注信念，在比较注重历代学者注解及著名学者的权威性的研究圈中，陆天华通过近六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异军突起”，获得了学界的肯定。2020年10月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国学经典藏书”之《楚辞》卷时用了陆天华老师的译注，陆天华老师照例在作者署名时将弟弟陆天鹤也写上了，彼时陆天鹤先生已逝世35年。

陆天华老师在《读骚九探》的后记中写道：“很惭愧，两个人的一生，只给读者这么一本薄薄的书，这么一点读书心得。”我想“这么薄薄的书”与“这么一点心得”在当今浮躁的学风里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屈原是孤独的，研究屈原的人也是孤独的，但孤独是心灵的贵族。

（作者系海盐县第六届文联主席）

## “明艺馆”里习新知

日前，建德市明珠小学的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来到校内“明艺馆”参观陶艺、泥塑、根雕等传统手工的精美作品，让学生们通过看、听、想的潜移默化中，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丰富想象能力。

据悉，该“明艺馆”教室展示厅约200平方米，分别展示了“红色记忆”、“大国重器”、“农耕文化”、“国学文化”等十多个主题的大小作品共500余件，为学生开拓“第二课堂”、丰富课外文化知识创造了有利条件。

通讯员宁文武 摄



精神家园

## 一座藏书楼 一个中医药古籍的“桃花源”



邱忠国讲述宁波的中医药历史。

■张蕊蕊

在宁波北仑新大路旁，一座古朴又隐蔽的小楼静静伫立，不高的围墙将这里与外面隔离，成了一处“桃花源”。这是邱忠国的“中医药古籍图书馆”。

邱忠国，北仑区草根中医药研究所所长。2009年，邱忠国开始在全国有目的地寻找中医药古籍，6万余册中医药古籍中，最“年轻”的也有50多年的历史。

不远万里寻找市井里的古籍

在邱忠国看来，踏上寻找中医药古籍的道路，并非偶然。“可能是因为家学渊源。”邱忠国说，家里祖辈曾是骨伤科中医，专门诊治跌打损伤。隔壁堂伯家里的那块“妙手回春”牌匾，就是他对中医最初的印象。

后来，母亲意外生病，让邱忠国发现了中医药疗法的独特

之处，“母亲生病期间，我开始潜心研究中医药，渐渐发现中医药古籍中记录着不少秘方和疗法。”但令邱忠国非常惋惜的是，很多流落于市井之中的中医药古籍不仅没有得到重视，甚至还蒙尘已久。

“流传在民间的中医药古籍往往是民间医生经验总结而来，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或许还有很多未被发掘的‘宝藏’。”正因如此，邱忠国一边收集，一边研读，“书好不好，要自己看过才知道。”

为了“淘”到好书，邱忠国经常跑到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旧书店去碰运气。“古玩市场8点开门，但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门口就开始摆摊了。”通常天还没亮，邱忠国便举着的手电筒，开始在一排排摆满古董和旧货的地摊前“寻宝”。

只要有好书，无论多远，邱忠国都会跑去寻找。邱忠国说，“收书之旅”经常是快递比行李多，书比人先到家，“有次从武汉回来，家门口已经堆了30多个快递，都是我淘的书。”

给中医药古籍安个“家”

邱忠国的中医药古籍图书

馆是以前做生意留下来的办公楼改造的，也是他特意为这些珍贵古籍开辟的一方天地。上千平方米的空间，邱忠国亲力亲为，花费几年时间打造。

“整理古籍的过程既是学习的过程，也是与它们建立情感连接的过程。”这些书籍来源于全国各地，邱忠国不仅将其分类整理好，还细心地为它们制作了“身份证”。

“每本书代表着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渊源，我都会记录好。”在邱忠国看来，已经“走丢”过一次的书，不能再找不到“家”了。

“尤其是宁波的中医药历史，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和传承。”邱忠国特意将与宁波有关的古籍整理至一处，“目前我的中医药古籍中，宁波籍作者的著作占了很大一部分，像这本《同仁堂药目》的编著者是‘慈溪乐氏’，《胡庆余堂雪记》的编著者是‘慈溪余氏’……”邱忠国一本本介绍。

“历史上宁波老街药行林立，北京、天津、上海，往南远至福建、广东的药商都经常到宁波做药材买卖，这里曾经是全

国少有的中药材转运集散地。”邱忠国说，虽然这段历史渐远，“但我希望能为宁波的中医药文化留下一些宝贵的资料。”

现如今，邱忠国的中医药“藏书楼”初具规模，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医专家、爱好者闻讯赶来参观，邱忠国总是热情地与他们分享自己多年来收集的古籍和心得。

“在和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学者们做交流的时候，他们看到我的古籍，认为它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藏书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邱忠国解释，因为他的藏书以民间为主，讲求实用性，而在北京故宫等地存藏的中医药古籍往往更具理论性，“这说明，‘草根’也有大智慧。”

源于“市井”，也当用于“市井”。“我更希望这些古籍里的知识能够被科学地应用于生活，而不是束之高阁。”邱忠国说，虽然这些古籍暂时安置在自己的小楼里，但依旧担心它们没有真正被利用起来。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中医文化。如果能在宁波建一所规模大一点的中医图书馆就更好了。”邱忠国说。



## 在不幸与大幸之间 坦然处之

我是来自丽水市庆元县濛洲街道办事处的陈珊珊，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书是《在不幸与大幸之间》。



情。他善于用干农活间隙时间，争分夺秒地看书学习，试图用知识来改变命运。正是那段艰难岁月，让作者在成长的过程中，练就了经受逆境考验的意志和迎难而上的精神，成为人生经历中最宝贵的财富。

自从参加工作后，作者一直兢兢业业投身自己热爱的工作，然而，一场大病却降临在他身上。虽然要跟病魔做长期斗争，但他并没有停止工作，而是把工作、宣讲、学习与身心调适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是宣讲，他不仅自己坚持用心讲，还培养出一批优秀青年宣讲员，在一场场有理论、接地气、引共鸣的宣讲活动中，凝聚了振奋人心的精神力量。

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记录下作者在农村的苦乐生活。在劳动中，作者学会了在大自然中的生存技能，磨炼了不畏艰难的意志，留下多姿多彩的童年生活；也正是当时艰苦的生活条件和环境，培养了他吃苦耐劳的品质和苦中作乐的精神。

辛酸艰难的青年时期，镌刻了作者在奋斗中的成长足迹。在求学过程中，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家乡人的帮助更在作者心底深深埋下了感恩之

心。

## 影视“非遗” 双向奔赴

说起“非遗”，你会想到教科书和新闻报道里的文字描述，博物馆里的精美展品，还是传承人的现场展演？其实，“非遗”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个电影、追个剧，也能和“非遗”撞个满怀。

最直接也是最有冲击力的，是把“非遗”元素融入影视作品服化道。《蜀锦人家》中的蜀锦，《梦华录》中的茶百戏，《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马球、盖盏……无论是物件还是工艺，“非遗”元素巧妙融入影视作品，都能带来视觉盛宴，不仅丰富了剧情和人物，也让观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进一步，则是在剧情里讨论“非遗”的发展与传承。

比如，《去有风的地方》探讨了木雕、扎染等“非遗”工艺的传承困境，让小众“非遗”

走进大众视野。而《鬓边不是海棠红》以京剧艺术发展史为主线，从化妆、行头的戏曲造型，到抛水袖、扇子功等戏曲技巧，让观众尤其是年轻人也能真正爱上京剧艺术。

人们不仅是随着设计师们的深入挖掘，运用科技元素、融入现代审美，实际上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光彩。而这，也正是活态保护传承“非遗”的题中应有之义。

“非遗”元素为影视作品带来了更深厚的文化内涵，提升了其艺术价值和观赏性；而影视作品则助力“非遗”技艺走出深闺，走向更广阔的舞台，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两者可谓双向奔赴、互利共赢。

融合是手段而非目的，真正平衡好“非遗”元素与剧情设计，才能“叫好又叫座”，润物细无声。

今年的6月8日是我国第十九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现场巡游、体验制作、学习讨论……全国各地开展各式各样的活动，掀起了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期待有更多更新更活的方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火起来”，真正深入人心、推陈出新。

据人民网